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五

元 趙汭 撰

宣公

元年尊夫人也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今按此魯史成法成十四

年僑如襄二十七年叔孫豹同陳氏曰傳言逆稱女以君為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為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

君命舍族尊夫人妄加之也傳無以公子為族之義

以定公位

纂立者請會于大國以免於討且假

外援臨制其民人杜氏謂當時事情有此非謂當然

皆取賂而還

孔氏曰按此言會諸侯于扈文

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按十

七年會于扈全無為魯討齊之事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傳言皆者皆齊宗也

陳靈公受盟于晉

陳氏曰傳言晉楚爭諸侯猶莫適與且著文十年息會不書宋

陳鄭救陳宗

孔氏曰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蓋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

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裴林同共伐鄭裴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宗者皆是致其意耳

楚為賈救鄭

凡楚救不悉書陳氏云楚救必不能

而後書詳見屬辭

二年獲樂呂

凡獲非卿史不書

既合而來奔

敗者奔雖接我

史不書

晉趙盾救焦

陳氏曰傳見趙盾書人杜氏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

之不競也晉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託辭班師失宗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稱人遂自陰地及

諸侯之師侵鄭

陳氏曰經自此三年不書晉師今按三國大夫傳失其名氏孔氏謂實微者非

也

桃園

孔氏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

夙為衰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傳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趙盾弑其君

傳於趙盾崔杼弑君見齊

晉史臣以直筆為官守與魯史諱內惡不同曰弑其君乃錄外之辭穀梁云弑公是矣

非子而誰

胡氏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

越竟乃免

劉氏曰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

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為大夫雖已越竟苟不能討則罪矣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乃君臣之義絕乎吾以謂此非仲尼之言葉氏曰弑君大惡也有為

有不為爾使與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今按董狐責趙盾之辭惟穀

梁傳所錄兼該禮法可正左氏之謬孔子曰以下乃盾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惡至穀梁時猶有謂盾為忠臣者流俗相蒙有

于周而立之

於此見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

使穿欲免穿於討也

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孔氏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餘

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氏註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悼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是公族主教誨也下庶子為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又云庶子為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春官有巾車掌事與公族公行同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

禮異

趙盾為旄車之族

孔氏曰旄車之族即公行也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建

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中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中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

車之族

三年皆非禮也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縗而行事此天子之禮也魯

郊本非禮於是天王崩未葬而魯之郊牛傷改卜牛又死乃不郊魯之君臣蓋有不安於其心者矣為左氏學者乃議其不郊為非禮豈知禮哉

晉侯伐鄭及郟

陳氏曰晉君將一不書

未可問

也

陳氏曰傳言晉衰楚窺周室

朝于楚

孔氏曰諸侯太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太子亦稱

朝者傳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四年權不足也

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也當從穀梁志同書重

為義權不足乃俚俗之言非所以釋經

稱臣臣之罪也

君雖無道宜臣子所當較臣既弑君

亦豈有無罪者傳謬至此凡弑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皆從赴告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為之辭故

陳氏以凡例著於丁寧孔氏曰車上不得置簣簣以縣鼓故為作跗若殷之楹鼓也晉

語云伐備鍾鼓戰以淳于丁寧丁寧即足鉦也鄭玄云鉦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遂滅若教

氏陳氏曰討亂雖殺命大夫不書鄭未服也陳氏曰經自此四年復不書楚子五年書

過也知告廟未通復發此義宜他公之行舉無卿自逆

也陳氏曰傳釋書法與紀裂繻異因以見莊二十七年莒慶今按內女適諸侯諸侯遣人來逆則稱逆女非

親迎故從內為稱其諸侯與大夫雖尊卑反馬也何休膏育

據士昏禮無反馬以難左氏鄭玄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

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孔氏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又稱若不親迎則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識其親反馬也

楚子伐鄭

陳氏曰傳見楚子書人

晉荀林父

陳氏曰晉卿將再不書

六年將可殪也

劉炫氏曰尚書泰誓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

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楚人伐鄭

陳氏曰併入八年書

取成而還

楚比年伐鄭惟此年

傳記取成而還故杜氏以厲之役在此傳蓋有闕

七年不與謀曰會

經書內師及伐者二

皆微者不稱將桓十年伐邾傳曰宋志也自餘君大夫以師出皆稱會如桓伐鄭納突哀挾吳伐齊宣皆不與

謀者杜氏不復深考惟徇傳為說非也劉氏曰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

而曰不與謀者哉

以謀不睦

王臣蒞盟史不書

諱之也

說者多以沙隨平丘不諱駁此

傳為妄今知非妄者宣公恃齊而不事晉於是見止而以賂免其恥在內史故諱之沙隨平丘晉雖有辭然成

公以國難後期昭公政在強家非所諱也

八年白狄及晉平

陳氏曰義見十一年會攢函傳

滅之

孔氏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

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二國而規之非也今按經傳記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故釋例知此舒蓼亦是其類孔氏謂註言二國為轉寫誤已得之文五年傳記楚子燮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杜氏據滅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畢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年

楚子疆之

陳氏曰傳見楚子再書人

盟吳越

而還

孔氏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武王克殷封其曾孫周

章於吳為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世允常句踐立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

四年也外傳曰芊姓歸越越始用葛茀孔氏曰茀字

本楚之別封或非夏后之後也

始用葛茀

禮或作緇或

作緇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薦六緇天子用六也

喪大記君葬用四緇大夫士葬用二緇是緇者所以引

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輜車以備火災有避不懷也

災則引柩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孔氏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

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

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

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

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

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

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九年王使來徵聘

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陳氏曰傳言所以自文公至今再書聘厚賄之陳氏曰

今按徵者雖王使不書說見隱五年

厚賄之

陳氏曰

衰言易也

傳釋不言滅說見襄十三年昭四年

以諸侯之師伐陳

無將帥故書法

與壯丘救徐不同事與襄元年韓厥異者在會諸侯皆以師屬林父伐陳而次于扈以待之故晉侯卒于扈而師還孔氏曰僖二十八年城濮宋齊秦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今按城濮之戰唯宋公不自將耳齊國歸父無為不親兵時經未書大夫將雖將尊師衆但書師為左氏學者不知此義故謂稱師為將卑師衆也秦小子慙自合書人彼有筆削之旨此但史法亦不可併論也

公弗禁

陳氏白傳

言殺所以稱國

其洩治之謂乎

陳洙氏曰此非聖人之言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反罪洩

治乎今按傳以稱國殺大夫為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

以書名為賤非但不
知經旨亦未究史法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陳氏曰凡伐之為所敗但

書伐不書敗譏不
在敗之者他倣此

十年非其罪也

陳氏曰傳釋棼罪不在奔公穀諸家皆以

氏為世卿惟左氏無
此義於崔杼信矣

且告以族不以名

自此至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

惠公之世杼應尚幼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崔杼為大

夫明前此未仕故此年傳說者不取今以告以族之說

推之蓋崔氏出自丁公杼之祖若父必有嘗為卿者至

杼雖未為卿其寵已足以偁高國此高國之所惡也故

因惠公卒舉族出之杼未為卿故不書名實卿族也故

來告書其族如尹氏非王卿士於法不合書其立王子

然則否

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矣諸侯赴告之

法如後世郡國文移合關通者須有
二子奔楚
陳氏曰

常準左氏惟據近事言之故未盡
以納
晉士會救鄭
陳氏曰救不書例
逐其族
此亦卿族

為義
異崔氏者事
謚之曰靈
傳見經不書葬由不成喪後見

與討亂同
莊陳氏佚賊猶
十一年陳鄭服也
陳氏曰傳見息會不

循二傳之失
令尹為艾獵城沂
孔氏曰此年云令尹為艾獵明年云

叔教之尤世本
况寡德乎
陳氏曰傳見晉不在諸侯
將

多誤本不必然
討於少西氏
傳見經先書討
以諸侯討而戮之
孔氏曰

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
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

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爾今按謂楚不告非人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

書有禮也

陳氏曰傳釋楚入未

爵

鄭伯逃歸

非好會不告不入例陳說誤

十二年不泯其社稷

孔氏曰鄭

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

鄭鄭二公是

夷於九縣

孔氏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言文王縣申息莊六年

稱楚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

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

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僖二十八

何必楚

晉人釋楚而甘

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滅國多矣

殺僕叔及子服

陳氏曰討亂雖公子不書

桓子請死

孔氏曰桓弓云謀人之軍師敗

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

遂圍蕭

陳氏曰傳見滅不書圍他倣此河

魚腹疾奈何

孔氏曰叔展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

二物其奈濕何衛孔達

陳氏曰傳見三國之大夫書人

同盟于清丘

孔氏曰按傳先軫或

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為疏子服虔以為食米於疏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不實其言也

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於中國入陳圍鄭敗晉師于郟滅

蕭矣晉於是時乃以先穀合諸侯大夫于清丘而稱同盟則宣足以敵楚乎故皆奪其恒稱明年宋人及楚人平則經旨可見矣傳於此特發筆削之旨而惟以不實其言釋之舉其小節而遺其大體故義有不通也十

三年唯宋可以免焉

劉氏曰清丘之盟左氏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宋可以免自相伐矣

今按清丘三國大夫稱人譏在晉也傳不知此義而以不實其言均責三國故復為宋解之

十四年

敢告

陳氏曰傳言所以書國討

復室其子

孔氏曰釋詁以平為成則成亦平也

無假道

于宋

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故不假道以起怨其聘于晉非為好也以急晉之救宋而已

乃

殺之

非卿雖殺行人史不書

屨及於室皇

孔氏曰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註云經皇冢

前闕經傳通謂兩觀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爾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十五年死又

何求

傳見古人臨難不二由其察理素精葉正則曰古者審乎性命而定乎吉凶忠信敬義之自後世之

所誦說而不能明者也而古人飾之於一事一事之曲折而數德者必間見焉皆可以指言而名舉也故左氏錄宋及楚平平至是始書爾無我虞凡書平則不書盟

重陳氏猶不書盟與荀林父陳氏曰傳見及毛伯衛氏

曰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杜疑經文倒札字也陳氏曰不書王孫蘇義同僖十九年邾子因見毛召不書名

秦桓公

陳氏曰傳見秦伯書人

穀出不過藉

孔氏曰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

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為十一外更取十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

始幸之也

嫁未成蚤故不為災杜註未失說者議之過矣本為一歲再生記異文偶與下饑相連傳

通饑釋之以為幸之也註又十六年晉士會陳氏曰傳以為喜而書之陋益甚矣

人

晉侯請于王

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

且為大傅

孔氏曰天子大傅三公之

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為伯主侯亦

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

天火曰災

孔氏曰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

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程氏曰天火未嘗不假人火以為災凡人火皆天所為也唯雷火災物者間有之而不可以常理論左氏

以修晉國之法

陳氏曰終前十年殺毛召傳十

七年卻獻子為政

陳氏曰傳言三卻所以見殺

皆母弟也

劉炫氏曰再言凡者

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妻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釋例曰母弟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

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
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孔氏曰公之母弟見經者鄭
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
年稱公子八年稱弟今按太子之母弟謂適子也適子
之生禮文雖降於世子而視庶子則有加矣故世子為
君則適子得稱弟皆周制也庶子為君而母弟亦稱弟
者時君以同母故優其禮秩使異於他庶子故史亦稱
弟此禮之變也魯公子友與齊年鄭語異稱者任使之
際內外異辭也衛叔武攝君稱子使非攝君則當稱字
同蔡叔於文不可稱某君之弟也鄭段有筆削不可同
論先儒多駁此例
者考之弗詳爾

十八年盟于繪

陳氏曰特相盟雖伯
者亦不書且見晉襄

三踊而出

孔氏曰聘禮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
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

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面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
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

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也善之也夫還不書此為遂出奔言故不稱族者因上文如晉傳善之杜非常皆非是與昭十二年公子慙異者大夫從公行不書則不得言還也

成公

元年劉康公徼戎

陳氏曰傳見言王師不斥劉子

二年取龍

邑傳見外取

我不書經書伐書取與但書取不同陳氏龍人致寇自違其例

辭請曲縣

鄭氏曰樂縣謂鍾磬之屬

縣於荀虞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王肅云軒縣開一面故謂之曲縣

許之

周禮巾車掌王

侯皆有樊纓之飾鄭氏曰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

屬飾之孔氏曰繁即鞶也字之異耳中車狐卿大夫士皆無樊纓是繁纓為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按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為送葬設盛服爾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特賜乃有皆非正法所有也

皆主郤獻子

陳氏曰傳見內外乞師皆不書見僖二十六年特書之杜氏不知此義今按外相乞

師不告不入例

欒書將下軍

孔氏曰宣十二年郤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

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穀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為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是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瑩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郤戰尚為大夫不應

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穀死後代卻克佐上軍也
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
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
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
杜以為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樂書將
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樂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樂
書佐下未絕鼓音孔氏曰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
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

者亦親執旗

右援枹而鼓

枹擊鼓杖也

奉觴加璧以進

孔氏

二十五年鄭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紼而
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見古者有此禮見司馬法五伯
之霸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
八姓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商伯論語云

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云天

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今按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是也宋襄秦穆不成伯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而復於寡

君

孔氏曰禮承玉帛之物名為縹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為薦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藉故曰

藉故曰

敢不唯命是聽

陳氏曰傳言鞏之戰晉師無名以怒出師以貪成之禽鄭

禽鄭

自師逆公

陳氏曰傳言四卿要公勞師故不書上鄭之會杜云史闕非

皆受一命之

服

孔氏曰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

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又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與師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

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興師主
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

散供軍事何勞錮焉陳氏曰傳因陽橋故楚令尹子重

陳氏曰傳見令許靈公為右孔氏曰諸言御戎皆御君

尹子重書人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

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
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故曰匱盟釋

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曰書盟而責其卿所以成晉為盟主也陳氏曰傳釋六

國之大夫皆書人以從楚也因見吾會之書嬰齊盟亦
書三年討邲之役也晉自邲戰後失鄭非報上失民也

傳見經不書其位在三孔氏曰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

唐咎如潰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

也註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
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
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
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
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
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賞鞏之功也

陳氏曰傳言鞏之功晉兆六卿

之禍四年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陳氏曰傳積晉失諸侯之故

以救許伐

鄭

傳見救雖卿將不書

五年遂以告而從之

傳見晉無修省之實

及子國

子二

皆非卿不書

盟于垂棘

陳氏曰外君臣特相盟亦皆不書他倣此

宋公殺之

陳氏曰殺

公子不書罪在圍龜

定王崩

定王不書葬傳欲見王謚非衍文

六年非由人也

陳氏

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非也若然煬宮復何謂乎劉氏
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因護曰既立武軍
又作先君**侵宋**晉伯宗非卿合書人併鄭人不書者同
武公之宮**侵宋**受伯主之令以衛將尊師衆舉重故書
某師既書某師師又曰某人亦於文**晉遷于新田**不
不便襄十九年樂魴同杜陳之說皆非

說見文

晉師遂侵蔡

陳氏曰傳言不書遂

以申息之師救蔡

林氏

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而大抵
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成商密二十八
年敗于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
叔侯成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成六年以申息之師
救蔡其後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
實以王舅為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際南
陽為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七年斯不亡矣**說見
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年陳氏曰傳言吳入中國而識者懼

乃通吳于晉

陳氏曰傳著晉用巫臣之言遺中國之患伐

巢伐徐

陳氏曰傳見吳楚始交兵皆畧不書

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陳氏曰傳

著吳強之漸故曰始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

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難父之師一敗而晉反戚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於失淮

馬

傳見不書

八年獲申驪

陳氏曰晉自此因有諸侯之以戚奔

年韓厥十六年荀偃之師

大獲馬

陳氏曰為九年鄭圍許傳

來納幣禮也

說者疑魯禮不

當使公子公孫非也國君臣諸父昆弟同姓之卿與異姓之卿何異如魯鄭無復異姓之卿當使何人陸氏又

謂常事不書由不知書法一槩責以非常

來歸自杞故書

魯以杞夫人禮成喪故雖來歸書卒

且繫之杞與罪
出異傳非是

異姓則否

說者云嬴如已曹邛媯弋同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

國吞滅已後言之傳惟言同姓不言國欲併及卿大夫亦是通時俗為例然非禮意如衛晉來媵苟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膏肓亦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鄭箴云禮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納女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傳異氣也

九年吳人不至

陳氏曰傳於是年記吳人不至為厲

公會鍾離傳於襄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悼公會戚傳皆所以見吳初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

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

殺行人非卿例不書此為兵交發義

莒無備故也

陳氏曰傳

見伐莒書嬰齊入卿書人經不書遂杜說諸侯貳故也

非今按伐書將入書人一事再見畧言之陳氏曰自宣二年至是秦狄伐晉故傳發之且為十一年秦背成起

十年晉立太子州蒲

以為君

孔氏曰漢未應劭作舊君諱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

此為州滿或為州蒲誤耳今按葉氏疑晉侯生立其子經何以無異文非也策書有定體不得異文以盡事變

又言不以名別亦非鄭伯歸傳見諸侯被諱之也陳氏諸侯自將與出奔異鄭伯歸傳見諸侯被諱之也陳氏

言葬自內書今按公既見止魯人不復使人送葬更亦不得蒙上公如晉書葬晉景公因成諱義非筆削之旨

十一年且涖盟也

劉氏曰若聘重盟輕畧盟卻犇之盟又何故不畧乎若盟與聘均書如晉

涖盟豈不明白今按經書外臣來盟者四魯臣如外涖盟者亦四皆無交涖者此未知何據上言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恐盟主於與國周公楚陳氏曰傳見三日復出無交涖之事當是傳誤

奔晉

陳氏曰傳言明秦伯歸而背晉成陳氏曰傳見晉年經所以書出秦伯歸而背晉成失信於諸侯而

秦不附

十二年周公自出故也

王人內京師故自周言出傳例非

盟于宋

西門之外

陳氏曰傳見晉楚嘗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

且涖盟

外涖盟不告例

在隱七年

十三年而重賄之

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宣伯請先明非專使他倣此

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二公不書譏不在王室例在文三年秦師敗

績

陳氏曰不書秦敗績說在後傳杜說非是

及不更女父

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十左庶長十一

右庶長見漢書孔氏曰按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之

商君定為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

迓晉侯于新楚

傳言經書晉侯

殺子印子羽

陳氏曰雨下相殺不書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陳氏曰太子未嗣位遇害不書

例在桓五年

十四年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衛侯見而復之

陳氏曰復宜不書傳言非衛侯之志所以書歸

旨酒思柔

孔氏曰兕

獸名觥爵稱以兕角為觥也周禮小胥職云觥其不敬者韓詩說觥五升詩良耜云有觥其角則觥是角貌

尊君命也

說見宣元年

鄭伯復伐許

陳氏曰連兵雖君將不書義同宣三年晉侯

非聖人誰能修之

此或君子之言但傳為稱族去族發則亦陋爾

十五年不然

則否

凡稱人執者史策之恒辭稱君執者經變文與伯主以討罪之義傳例不知篡奪之罪重於虐民陳

氏討其君不遂逃奔宋

陳氏曰奔者無罪不書例在莊八年

許之乃反

經書

奔晉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奔晉告故歸亦書自晉見其出入皆挾晉為重不復詳所至者畧

外也杜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必外納劉氏又疑華元內有魚石之援不待挾晉而入亦非也魚石所以止華

元實畏言背其族也蕩山殺不書族與成得臣遂出奔

楚向為人大司寇宋六卿之一不遷許于葉傳見許以

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十六年滕文公卒傳欲見滕子謚下

云因滕有喪贅甚笑說在僖十九年敗諸洧陂孔氏曰樂懼戴公六世孫

之族不知所出至于鳴鴈陳氏曰不書陳不違晦孔氏曰兵尚

兵貴月盛之時故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徹七札焉孔氏曰潘炆之子其

中鮮虞之傅擊辭與此同公出于壞隤陳氏曰傳言鄢陵之役是皆

君也

傳言趙過見偃鉏不知謀

以諸侯之師侵陳

陳氏曰

曹伯歸

陳氏

曰傳言曹伯與僖三十年衛侯事同而書法異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季孫行父

公孫嬰齊皆從公行史不書

僑如奔齊

盟辭見襄二十三年

刺公子偃

不殺鉏幼

公不忌位於七人之下

孔氏曰此時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荀瑩佐之郤犇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

而求掩其上

周語郤至自稱已有

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

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今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

不及若佐新軍而以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

其可乎

陳氏曰言郤至所以見殺

十七年

侵晉虛滑

陳氏曰滑復見

至于高氏

陳氏曰傳見救晉不書至襄二十三年始書之今按

凡書救皆謂直救其國都或伐敵則書伐以救救而侵馬但書侵侵不足言救陳氏於此發義過矣杜云從告

亦非後

反自鄢陵

陳氏曰傳言鄢陵之功晉厲公所以弑

高弱以盧叛

凡賤

者叛史皆不書後倣此

帥師圍盧

諸侯自圍其邑史不書

而復之

傳見所以不告叛

而立其左右

陳氏曰傳見殺大夫乃厲公之意故皆書國殺

吾因奉孫周以事

君

周語晉孫諶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註晉襄公之孫惠伯談晉自驪姬之譖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

襄公楚公子橐師

陳氏曰傳見橐師書人

晉殺其大夫

傳見殺三郤公之意殺胥

童者書偃也而經無異文故皆以有罪發例然胥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實以樂書中行偃當國以國討告耳

十八年使程滑弑厲公

弑君者當國赴不言賊主名故書國以弑

以車一乘

陳氏曰傳言君弑所以不得葬以穀叛故也

說在宣九年

晉悼公即位

釋例曰厲

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

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

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

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為卿

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

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
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
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至于今不有其子不可不
與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
孔氏曰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
也趙武父祖功**使修士為之法**孔氏曰范武子為大傳
名頗著故不序**使修士為之法**孤也士為司空卿也
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修其法二人皆是大
夫非孤卿也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
以為五軍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辛即屠擊之子孫也
為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為
氏故謂此人之先將**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孔氏曰周禮
右行因以為氏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大御御官之
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校
正當周禮校人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諸御謂

諸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
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家勇力之士能
用五兵者屬焉更有戎右中大夫此司士蓋周禮司右
之類故為車右屬官勇力之士皆謂為車右者也設令
國有千乘乘有一右總使此官訓之使不犯法立軍尉以攝之孔氏曰若梁餘
張御卻克之類往前使訓羣駒之禮孔氏曰周禮齊僕
恒有定員掌共卿御使訓羣駒之禮下大夫掌馭金路
以賓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
則當彼齊僕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駒
咸駕載旌旒則駒是主駕之官鄭玄云七駒謂趣馬主
為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掌駕說之頌是駒為主駕
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為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
駕之官亦屬之戎車貴強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駒令
教馬進退使以惡曰復入劉氏曰事與例合者少與例
合禮法也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託之

從某例惟註者推言之不復可信也陳氏曰傳言楚人伐宋以納魚石故書入衛人弑其君以逆衛侯衍故書歸見入者難辭歸者易辭也而作例者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殊失傳意今按歸入言復說見晉必恤之陳氏曰傳言楚納楚子重救彭城伐屬辭

宋

陳氏曰傳見嬰齊書人經有鄭人傳闕文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陳氏曰傳言救

雖君將不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嵩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_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_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

元 趙訪 撰

襄公上

元年追書也

據二年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主之令以內辭書也哀三年圍戚不繫衛者以有衛

右曼姑也此圍彭城亦伯主之令且宋華元在焉而經特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地發義則失之

且不登叛人也

孔氏曰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

彭城降晉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傳邑不言降與鄭小國異杜說非

齊大子光為質於

晉

陳氏曰傳為三年書光會起

入其郭

賈逵氏曰韓厥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

邾杞次于郛故諸侯之師不序令按不敘諸侯師說見宣九年晉人降彭城以五大夫歸討齊不會皆在正月

則此非園彭城之師矣下以待晉師陳氏曰傳言諸侯別書仲孫蔑出會可見之師所以不書會

晉以為之援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二君侵宋呂留陳氏曰不書救

在救楚自此再出師不書矣取大丘子然非卿來聘禮

也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朝聘為禮蓋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已赴皆

其末禮之大者也葉氏曰此乃彊弱相傾何謀事補闕之云周官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

以陳天下之謨二年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陳氏

天子之禮也曰為六年於是子罕當國孔氏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

減菜起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

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
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
國者為攝君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
僖公年雖長大為偁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晉師侵

鄭

不見宋師衛甯殖
為會戚起畧言之

官命未改

孔氏曰先君既葬嗣君
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

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
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
先君言此者不用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陳氏曰
傳見楚

自公子申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為政故不
競於晉嬰齊卒在明年壬夫殺在五年

三年吳人伐

楚

陳氏曰吳伐楚自此
至二十五年始書之

寡君懼矣

孔氏曰周禮九拜一
曰稽首諸侯事天子

之禮

敢不稽首

陳氏曰傳言諸侯
事伯主如天子

吳子不至

陳說在將
成九年

伏劔

孔氏曰謂仰劔必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使佐新軍

孔氏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

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講魏顓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顓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顓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士富為候奄

陳氏曰傳累悼公之善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陳氏曰楚一不書

四年令

我易之難哉

傳記韓獻子之言與五年范宣子之言見晉所以終棄陳於楚

楚彭名侵

陳

陳氏曰楚再不書

陳無禮故也

不責諸侯不能救而譏陳無禮蓋緣臧武仲語而失之

使臣弗敢與聞

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

伯也孔氏曰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

季孫不御

傳始言無觀不

虞終言請木用櫟明不從始議終得成禮或疑定夫
稱定如此定如當從公羊作定弋據定夫入直從夫謚
此乃妾母謚夷羿叔之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叔采
定不嫌相同

失人故也

孔氏曰夏本紀禹生啟啟生太康為羿所距
太康弟仲康立尚書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
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
之是相立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
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修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
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遂出后相羿乃自立
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
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
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
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
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官箴王闕孔氏曰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

掌而為在帝夷羿孔氏曰三代稱王實與帝同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

故以帝田以時陳氏曰傳言景公以滅狄而復伯邾人莒人

伐鄆伐鄆不書後敗于狐駘臧紇非卿使魯於是乎始

髻孔氏曰髻之形制禮無明文鄭衆以為臬麻與髮相

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髻而已同路

迎喪以髻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髻者自此以後遂以髻

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髻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髻而

弔也自敗於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髻而相弔

也髻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髻其齊衰期亦髻

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

疑衰皆吉筭
無首素總也
五年晉人執之
陳氏曰傳釋經不書晉執且為十年王叔出奔起

言比諸魯大夫也

陳氏曰傳釋經不書及今按鄙屬魯故偕如不言及下書仲孫蔑孫林父

同

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劉氏曰傳言士夫貪殺之當也共王殺之何謂不刑

乎解經若此取舍從哉陳氏曰傳見楚以不競殺二大夫

盟于戚

陳氏曰傳言晉與吳盟皆不書

後見哀

無之而後可

陳氏曰傳見楚用公子貞而晉人懼

會于城棐以救

之

凡會伐會侵會救皆不書其地杜說非

公在位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飲既鋪絞紼衾衣君至

主人迎先入門右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序端士喪禮居若有賜焉則視飲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序端卿大夫即位序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
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
大歛君不在其可不謂忠乎行父殺適立庶世專國政
餘禮猶大夫

流俗六年鄆恃賂也魯以往年夏屬鄆秋使聽命於會
之論安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

財賄杜遷萊于鄆孔氏曰鄆即小邾也小邾附屬於齊
說非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

居以終身也今按傳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
族屬人民與經言遷紀邢鄆鄆同非必其君七年宜

其不從也孔氏曰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
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

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也獻于此言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

而雜記云並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

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繆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然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隧正孔氏

曰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役徒者使掌公族

大夫

孔氏曰無忌先為公族大夫為師長也公登亦登聘禮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

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公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

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孔氏曰魯之隱閔實

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弑而以瘡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魯史不得書弑也陳氏曰按傳記弑君無赴于他邦者於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傳皆言

赴而經以卒書之說在後傳

而執之

使公子黃往入楚軍

陳侯逃歸

陳氏曰傳因言公子

黃所以奔楚二慶所以見殺

八年孫擊孫惡出奔衛

陳氏曰辟殺謂寘于理也今按

凡辟殺諸子不告二孫微奔不告

鄭子國子耳侵蔡

傳見子國稱人

尊晉侯也

陳氏曰傳釋卿不書以晉侯在會

乃及楚平

陳氏曰傳言鄭以六卿異心是以不競

九年

司里

孔氏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

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也

正徒

孔氏曰大司徒掌徒庶之

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

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供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奔火所

孔氏曰此遂正

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郊外屬遂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蓄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亦如之孔氏曰刑書言刑器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或書於板號此板為刑器耳庇武守氏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鄭掌此事皇鄭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災患恐致

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兵甲以防非常也
言庀武守者甲兵器藏於府庫若令武庫使其守也

守此武庫也

庀府守

孔氏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杜以府

為六官之典其事載於書故使具官守劉炫以為府守
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

上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
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

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
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也 **倣宮** 孔氏

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寺人王肅云今後宮
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

詩巷伯云寺人孟子作為
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孔氏曰
周禮大

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云鄉正則別鄉

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於時宋置六卿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彌猶徧也此遇天火為災亦當徧祀羣

神于西門之外

孔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

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此備大災所使羣官急者在舒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羣官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心為大火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上正各掌其職祀為貴神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建辰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轸七者共為朱鳥之宿味謂柳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成之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

居商丘

孔氏曰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

商丘故商主大火

周禮保章氏以星上辨九州之地所封

非也封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瓠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

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孔氏曰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誰分之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遇艮之八

孔氏曰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

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求爻繫辭有法所謂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鄭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無咎孔氏曰若一文獨變則得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無咎

孔氏曰若一文獨變則得指論此爻或二爻三爻皆

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

弗得出矣

葉氏曰穆姜

總論象辭故姜亦以彖為言

過如此蓋卜筮家託穆姜之言為書傳不能辨而

妄信之今按傳所載占筮事凡十八處皆此類也

秦人

侵晉

陳氏曰不書至

肆眚圍鄭

孔氏曰將求民力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皆

從鄭伯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以諸侯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以諸侯

復伐之

一役非再舉史不書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

宴季武子不能以公固辭皆非也晉平溴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一星終也

孔氏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

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以

先君之祧處之

孔氏曰冠必在廟既行祿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

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士冠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祧同耳天子有二祧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

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尚尊者不待
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冠于成公

之廟

孔氏曰以晉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

陳氏曰傳言悼公復伯

十年挾之以出門者

孔氏曰縣門者編板廣長如門

施闔機以縣門上有

以成一隊

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輪崇三柯是輪高

九尺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爰
四尺八尺曰尋則戟長一丈六尺也

言自會也

陳氏曰傳釋遂

例賓祭用之

孔氏曰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

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
四代之樂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
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

尸出入奏肆夏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謂之夷俘會滅不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言以君歸文不便也陳氏曰國微見俘不納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責死社稷非也昭四年賴子同語及世本皆云偃陽姁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必知霍人為霍邑者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禮也劉氏曰以是為禮諸侯誰不樂是霍人邑名也滅國乎今按傳每以非禮為禮諸家辨駁已晉荀瑩伐秦陳氏曰傳見荀瑩書師鄭皇耳帥師侵備皆不復論

衛

上書伐宋舉重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槩謂不悉書

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為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

故長於滕

傳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主之意

言無大夫焉

陳氏曰傳釋書盜例

聽政辟

孔氏曰子孔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

於已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一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

言將歸焉

孔氏曰二年晉

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侵鄭

北鄙而歸

事同九年

不能舉其契

傳見周衰至使晉大夫聽王卿士之訟

十一

年將作三軍

孔氏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

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

中軍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蓋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
則貢重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往若
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
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軍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
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
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
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也周禮小司徒職云凡起徒
後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
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
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
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
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宜惟有三萬
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
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
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寧之戰晉軍八百乘計

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革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各征其軍孔氏曰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各征其軍往前三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卽屬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三子各毀其乘孔氏曰往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前民皆屬公二軍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已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不入者倍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

征孔氏曰其乘之人卽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

調也知邑是賦稅者從民入官惟有力役與賦稅耳使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盡為臣

孔氏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

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

歸公也此言孟氏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分半以鄭子歸公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展侵宋

陳氏曰不書宋侵鄭書鄭侵宋譏在鄭

東侵舊許

舊許見昭十二年傳孔氏曰許

南遷而鄭得之

名山名川

孔氏曰鄭氏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

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川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陳氏曰傳見秦附楚之實

鄭子展出盟晉侯

外

盟雖伯主史不書杜陳說皆非會于蕭魚孔氏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

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甲兵備孔氏曰射禮數射算二

為耦歌鐘二肆孔氏曰周禮小胥云凡懸鐘磬半為堵

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傳言歌

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

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

皆為編懸也下文及其鐃磬者鐃是大鐘磬是大磬皆

特懸之非編懸也藏孔氏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為

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禮也孔氏曰以魏絳蒙賜始有

策故有賞功之制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外微者稱人左氏學者合二傳為

例陳氏不然微者之師不書凡書

人皆貶故微者有得書人之義此以伐晉為重故微者得書考之經傳左氏為是後放此陳氏曰秦不加兵於晉二十

易秦故也

陳氏曰譏不在晉故不書晉敗績義同成十三年

十二年臨

於周廟禮也

孔氏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

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賁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劉氏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設公廟左氏不知遂真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矣陳氏曰傳見吳始赴及姑姊妹孔氏曰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妹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為夫人寧禮也孔氏曰有節姑姊妹是謂父妹為姑姊妹也楚共王

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按昭元年秦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陳氏曰傳言秦楚合且為宋之盟釋齊

秦起

十三年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孔氏曰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

勲非惟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趙伯循曰從朝還非有軍戎之事何勞之有今按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績衰世之意也書勞即書至杜說非辨見桓二年

凡書取言

易也

胡邦衡曰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

取長葛取得為易乎今按根牟鄭郭皆不絕其祀故書取趙伯循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

弗地曰入

陳氏曰按此與文十五年例自相違今不取葉氏曰傳不明經故多歧以幸中

義

以從於下軍禮也

孔氏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其軍內十

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周禮夏官凡軍制不言十人有長

而此云什吏者齊語管子設法吳語王孫雄設法司馬法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

或十人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孔氏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計昭穆之

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大夫從之

曰傳記大夫自謚其君

吳侵楚

陳氏曰雖伐喪不書說見襄三年

獲公子黨

陳氏曰傳

見吳楚構兵交相獲畧不書

楚人歸之

陳氏曰為三十年良霄再見且言歸行人不書

十四

年以退吳人

晉人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宣能為吳謀楚其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而已

范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杜氏責其伐喪或者又疑傳妄皆非職女之由

劉氏曰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戎之過范宣子何以誣之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

此一年何故遽有言語逐我諸戎孔氏曰僖二十二年漏泄不如昔者之事傳云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此言秦人遂之惠公與田三丈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

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爾濟涇而

次陳氏曰傳言公孫蠆所以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陳氏

曰傳見悼攝也陳氏曰傳言一役之間經子展奔齊陳氏

公之怠有筆削後見二十六年罪雖母弟不書無告無罪傳於此記定姜之言及臧孫

曰傳見奔非其

罪雖母弟不書

無告無罪傳於此記定姜之言及臧孫

之言見衛侯行不
子不君宜失位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九

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
弗去何為
二語大甚不可為訓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

危言不忌左氏由此定弑君稱君為君無道陳氏又以釋經不書出君之人皆非也說又見昭三十二年
獲

楚公子宜穀
陳氏曰不書獲義同十三年
無廢朕命
陳氏曰傳見周以后故錫命于

齊謀定衛也
陳氏曰傳言晉成逐君之亂剽弑齊人始衛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為之也
齊人始

貳
陳氏曰傳言晉執政之貪齊於是加兵於魯
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

陳氏曰傳言楚復強

固請而歸之

陳氏曰終十年盜殺三卿傳

十六年高

厚逃歸

陳氏曰大夫逃例不書傳為齊晉交惡起本

為夷故也

雖伯國亦無以主兵大夫

先諸侯之禮在魯史亦無以主兵大夫序諸侯上之法卿雖可會伯子男然君臣之禮自若傳發此義贊矣

復伐許而還

陳氏曰傳著經所以但書伐許

敢使魯無鳩乎

為十八年同圍齊傳

十七年遂奔陳

杜氏曰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

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耳今按經書華臣出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氏謂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起為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他倣

此直經帶杖管屨

孔氏曰喪服云直經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為絞帶也若腰帶則謂

之經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經絞帶者繩帶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粗惡耳其

衰與經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為立其名

非大夫之禮也

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

大夫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

人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之老亦譏晏子所為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

為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為失故據時所行而譏之也晏子其父始卒

則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唯卿為大夫孔氏

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

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遜辭畧答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

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

陳氏

曰傳見齊侯書師

守之廣里

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

郭乃圍齊之事杜說非

南及沂

陳氏曰傳狀晉師之暴於是天子始昏于齊

天道多在

西北

孔氏曰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

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

豕韋一名娥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

十九年歸之於

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我

不書歸在師受之

晉欒魴帥師

樂魴非卿合書晉師不書義同成二年伯宗婦人

無刑

孔氏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殺於五等之中無墨劓刑也

使以行禮也

陳氏曰終十年書蠱傳

從君於昏也

說見僖十一年下子孔伺趙伯循曰據傳齊高厚楚卻宛

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蓋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故經以累上之辭書之傳則雜史之記意

在專歸於殺者故不錄其君命耳

二十年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劉氏曰晉人既

執邾子又取邾田何謂未報乎

言非其罪也

公子黃以偪為二慶所逐不得為無罪傳序公子燮

事若能諒其心者猶以不與民同欲罪之則以書國討為必有罪故也凡傳叙事實而斷義非往往類此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言出君之罪無國不記然南面之君禍福自己故魯春秋但書君自

出而臣之罪亦不可掩陳氏謂孔子筆削之非也魯史固非他國可及

二十一年重地也

陳氏曰傳釋來奔雖賤有得書者後見昭五年三十一

年葉氏曰莒有慶有挈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

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

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名

夫列于諸侯之會未有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名

大

樂氏也

陳氏曰傳言晉連年

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

不

非公執事實重圖之

陳氏曰傳言子產以辭令立國因

向皆不能免今按此記子產之言與二十九年女叔侯

論魯事皆以見伯國政令無節諸侯不勝其勞晉之不

競以殷以少牢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

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又雜記云上

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大夫得用大牢

者喪祭故進一等士喪禮士遺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

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

世是也遂縊而死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於其父

父事讎也舜殺鯀而逃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棄

禹臣之古有是事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陳氏曰傳言楚亟殺

大夫人多自危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七

元趙汭撰

襄公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

孔氏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

舅當服總麻三月但總麻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

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為之闕故以慶氏以陳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期喪絕旁期非母也

叛叛楚非叛國遂殺慶虎慶寅

衆役人實殺二慶以國討為文史從告以

藩載樂盈及其士

陳氏曰傳言樂盈不書自齊文同魚石

聽於中行氏

孔氏

曰十三年傳云荀瑩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許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故沈氏云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大夫杜氏說見後人轉寫誤

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是也

墨線冒經

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杜麻經冒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

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為之也今按諸侯葬為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倍繆之一證孔氏曲為說

通之孔氏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過矣奉公以如固宮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

謂之孔氏曰俗本多云中鮮虞之固宮申鮮虞之傳摯為右子今案註云傳摯申鮮虞之

此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況以惡乎陳氏曰為二十五年廢君起本取朝

歌陳氏曰齊張武軍於熒庭武軍前見宣十二年獲晏羗

陳氏曰晉亂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次于雍榆禮也見韓宣子曰昔欒氏之亂

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

孫豹悉師敵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

左椅止晏菜馬齊師退而後敢還今按邯鄲勝即趙勝

殺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啖氏曰凡救當奔命以往

不考事實而因文生義謂之得經旨可乎立于戶側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

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夫石猶生我孔氏

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爾禮夫石猶生我孔氏

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使

不知服虔云夫謂闕伯比也皆謂所斥前人為夫

正夫助之孔氏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隧正所謂南遺

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問盟首焉周禮外史

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掌書外令

掌四方其孟椒乎陳氏曰傳言臧言自外也陳氏曰傳

之志其孟椒乎陳氏曰傳言臧言自外也陳氏曰傳

得書下妾不得與郊弔孔氏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

大夫下妾不得與郊弔孔氏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

焉曾子曰蕢尚不如祀梁之妻知禮也檀弓云君過柩

於路必使人弔之是男子從柩在路則得野受弔婦人

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野受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者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雖從柩而辭不

二十四年為陶唐氏

孔氏曰如

杜此註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按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為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終虞之世以陶唐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為豕韋氏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

達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
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
代之詳見昭二
十九年傳註
為唐杜氏
唐孔氏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
唐知唐杜二國名知殷封之

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
有杜伯故也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與
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
是以受隨范子與士為字武子士會也士為之孫是
隰叔四世及士會食
邑於范為范氏也
楚子伐鄭以救齊
不言四國
公孫

之亟也

陳氏曰傳言
晉師之懈

齊人城邾

邾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
邾者三由不得其詳故

屢舉之外傳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韋
昭曰穀洛二水名水激有似於闕靈王時穀水盛出於
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水毀王
城之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邾
二十五年將庸何歸

將庸何歸申釋上舍之得民陳氏曰傳言齊不用賢臣文君死安歸註誤為政雖有晏子不死其難

四翼

周禮縫人掌衣翼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棺飾君黼翼二轂翼二畫

翼二鄭玄云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

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定樹於墻中櫛弓曰周人牆置翼是也禮器云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玄

云八翼者加龍翼二孔氏曰方言云自不蹕孔氏曰禮闕而東謂扇為翼則翼是扇之類也喪車乘人

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不以兵甲**孔氏曰服虔云下車此不止行人略賤之遣車也雜記云遣車

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

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

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云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陣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陳氏曰傳言君弑不得以禮葬義同咸十八年今按傳見莊公所以不書葬下齊人以莊公說劉炫云齊人以莊公又見二十八年齊人以莊公說晉說晉言晉讐既死令新君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服從晉也男女以班此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晉侯許之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氏謂齊有喪故經也晉侯許之無譏說者因據以駁卿不書失所之例皆

非也諸侯之會經無異文與侵伐不同劉氏曰假使晉
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弑君
而謂之伐喪諸侯
其無討賊者矣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陳氏曰傳言
衛獻公所以

得司空致地乃還
孔氏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人
民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

致人民司馬集致符節司
知楚令尹
孔氏曰下文始言
屈建為令尹者因

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
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蓮子馮卒在
兵可以弭
傳見晉

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偷故厭兵弭兵之
不如速戰
孔氏曰方言云墊
衰趙武

說不始於向戌
恪
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
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

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杞宋為
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知

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
恪其二代不假稱恪惟陳為恪耳今按二代以王者之
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
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薊祝陳數之為是
慎辭哉陳

曰傳申言鄭辭令之美而過其實今按鄭辭令之美孔
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傳仲尼曰云云者未必皆

一時之言不言誰知其志以量入修賦孔氏曰九上之
上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

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又曰山林
數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可哀也

哉傳記大叔儀之言及後蘧伯玉成而不結陳氏曰傳
去國見甯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相交秦晉盟而不合是以宋之役諸
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二十六年能無卑

乎傳見晉室卑故
急於結秦好
子鮮不獲命於敬如復傳見子鮮為
殺

子叔及太子角

孔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

帥師侵鄭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

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按舉族而稱如魯稱季孫孟孫之比然黑背父子乃是公子公孫無稱族之法蓋如叔

盼之子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耳陳氏曰言罪之在甯傳見弑君雖殺大子不書以弑君為重

氏也

陳氏曰傳釋弑君書主名例嫌為衍弑剽無罪特明之

專祿以周旋戮也

程氏

曰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出君而君入畏誅而叛非特專祿而叛也

國納之也

陳氏曰傳釋復

歸例按衛侯歸言國逆與成十八年例違見例非是

公使止之

陳氏曰傳終言衛侯不君三命

之服

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王此不言請于王則鄭伯自賜之可知禮樂自諸侯出久矣或請或不請無復

定準杜先八邑孔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

說非也

先八邑

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

室之邑又杜註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

出戈錫等杜

何以知此邑必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

邑之為名太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

以入陳有功

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個大邑而又與之

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

論語百乘之家

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杜以正邑解

之得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為節將以討衛也傳

級之差劉

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晉合諸侯為臣討君頡遇王子弱焉陳氏曰傳見國不失所也傳

經不書大夫

必有為遂妄釋之胡氏趙武稱人為助使

孫氏良霄不貶以鄭伯如晉獨不釋君助臣得經旨

女齊以先歸

伯主會而執大夫非內不言以歸晉人執

陳袁濤塗季孫意如是其例也

女齊以先歸

伯主會而執大夫非內不言以歸晉人執

而囚之士弱氏

不書執衛侯為臣執君不可以為訓

文子以告晉侯

上言取衛

田益孫氏下記取衛姬見趙武叔向皆從君於昏家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二子者崇虛譽而

無實

國子賦轡之柔矣

孔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書

之餘按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孔氏曰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

子內事為在

而言復故

孔氏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

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傳

成陳以當之

孔氏曰鄭

衆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樂范易行以誘之孔氏曰賈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喻

達鄭衆皆

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樂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說皆不可通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以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為之楚語云雍子為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有此類往往與聲子使叔鳴逆之陳氏曰隨會在秦而左傳不同故也

六卿謀椒舉在晉而

子木懼此晉楚所以代興也於辭不失舊孔氏曰列國傳聲子之辭知戰國說士之漸

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
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今按
於此見諸侯於天子有貢無聘不修職貢而言聘東遷
諸侯之仇也傳昧不察其以廩丘奔晉孔氏曰按廩丘
非說又見後二十八年

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
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鳥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
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鳥餘如克而取之不
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非晉命二十七年公孫免餘請殺之陳氏曰傳言殺甯
以盜畧

義同僖十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傳譏向戌惟欲竊虛
年晉里克

蔡公孫歸生至孔氏曰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
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

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祖而經書在春註經書
春書始行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
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
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
下故知與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
傳稱與蔡公孫以藩為軍孔氏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塹以備不虞此以藩籬為
軍者方欲弭兵也楚人衷甲陳氏曰傳見楚終懷不測之心是盟晉幸而免乃盟
以示不相忌也賈逵曰叔孫義也服虔云叔孫言違命也一事再見卒
不為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劉氏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
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出季
氏而謂不固必有尸盟者孔氏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
可違非也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歟不爭主備
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
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晉有信也周制會以班爵為
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晉有信也序歟血則先同姓
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歟血
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
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盟諸侯雖
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歟魯史豈
遽以楚先晉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正指此類傳云書
先晉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氏云孔子追正之亦非
傳意也盟于蒙門之外陳氏曰傳言宋公不書見以國地
十九年盟齊削而投之陳氏曰傳言宋崔氏堞其宮而
二十年盟邢之盟識者不與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

孔氏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

乃縊

自殺

再失閨矣

孔氏曰歷十九年為一章

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
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為十四年又
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厯推得二十四閏者
釋例云尋按今世所謂魯厯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
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其依春秋經傳
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厯漸失其閏
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
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若不復頓置兩閏則
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
緣總書春也劉氏曰厯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
司厯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
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厯廢閏殆
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
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頓置兩
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
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

得而考今按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
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
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
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
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為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
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
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
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為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
雖衰猶君臨列國崩薨卒葬禍福皆告諸侯必無不頒
歷之理借令喪亂之際頒不以時諸侯亦必不敢輒自
為歷使諸侯皆自為歷則齊晉大國當先為之如大國
皆自為歷而所差往往若此則當時所書盟會卒葬日
月魯史當以何國為正使魯史所書日月差錯與周歷
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輒曰周禮盡在魯矣此必
無之也二十八年不饑何為葉氏曰左氏所記梓慎裨竈
事也

契皆星家辭宗之盟故也

陳氏曰傳具見楚之屬

時事也

春秋大國事天子惟

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時事于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

時事無異於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辨因周楚惡之周有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之號也豈可以星次槩言周楚隱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

舍不為壇

孔氏曰聘禮賓至于

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無

昭禍焉可也

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故子產自損其禮且以為禍

以告而反之

孔氏

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

人得賊名而出者以人情告而悉反之

公膳日雙雞

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

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又

馬用盟

傳見諸侯失政姦庸擅命賢哲失所如伯玉在衛平仲在齊臨事變而獲免皆其德行素孚於

人

慶集為上獻

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

慶舍泣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集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

慶氏之馬善驚

孔氏曰今人謂數驚為好驚好亦善之義也

至於魚里

孔氏曰劉炫以為國

至魚慶封汜祭

孔氏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

取韭菹以編犢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

吳

陳氏曰再奔畧不書

亦未書禮也

傳記此類甚多示策書外猶有所考

其鄙六十

孔氏曰下云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孔氏曰人皆欲生計

重厚而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與我其拱壁孔氏曰拱謂合

乎用正德以為邊幅使有度也拱手也此壁兩手拱抱之故為大壁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傳見莊公不書葬季蘭

戶之敬也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

而言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叔孫穆子不書例在宋公遂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

反陳氏曰傳具載宋鄭朝楚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

也釋例曰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復中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

也陳氏曰按成十年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朝正經不書

公在晉於是為既而悔之孔氏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

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被桓桓人悔之記之所言即

是此非禮也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被

桓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

歛大歛乃殯按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

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禭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

始令公親禭禭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桓仍在

足知殯是而桓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以衣尸

既殯而使公禭者雜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

既殯猶致禭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齊人葬莊公於

成風之榭僖薨十年猶致之况既殯也

北郭再見不及舍而後聞取李孫權使公治乃歸傳

襄公幾出季氏父且無使季氏葬我陳氏曰傳言遂使

無君意如乃濟惡

印段如周

陳氏曰傳見魯不往會不書葬例今按此史法也

而夏肄是屏

孔氏曰方

言云肄柝餘也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肄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柝生小栽也

其誰云之

陳氏

曰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國之衆經理母家諸侯益貳

射者三耦

孔氏曰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

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來治杞

田 不書者史無其本不錄其末也杞田蓋魯伐杞時所取賂田魯人墮舅甥之義諱不登于策故復歸于杞

亦不書事與汶陽 而馬用老臣 傳見晉取於諸侯 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

孔氏曰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此時編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

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 曰美哉 孔氏曰樂人采其詩辭

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

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季札所云美哉皆美其聲也見舞韶

節者

孔氏曰節即簫也尚書簫韶九成韶節即簫韶也

通嗣君也

孔氏曰二十年過為巢

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

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

罪高止也

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妄釋說者併疑其事

將亡矣

傳為駟良之亂張本且起子產為政事

三十年臣生之歲正月

說見僖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

劉待制曰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

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是其日數也孔氏

曰亥字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傍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為言

其本作亥字不為此也按字畫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劉待制曰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孔氏曰文

往于亥字身側
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按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三年猶尚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厯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厯同者蓋杜約準春秋日月以為長厯與常厯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厯校四個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為二十三日若依常厯是二十七日也

則其屬也

孔氏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

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使為君復陶
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孔氏曰復

陶見昭十二年傳此言君復
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以為絳縣師
孔氏曰既使

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
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

故繫絳
罪在王也
天王以討亂告陳氏曰傳釋五大夫
以言之
實殺佞夫而書王且明天子諸侯目

君同
鳥鳴于亳社
孔氏曰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
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此鳥鳴于

魯國之亳社也
待母也
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揀君
哀四年亳社災
母之罪故左氏與二傳同而皆

不察其妄伯姬歸宋至是四十一年蓋六十餘歲
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實亦不必待也
降婁

中而旦

孔氏曰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畧而言故與月令不

同尤之也

陳氏曰傳明諱之也陳氏曰傳釋魯不書他國之大夫書人譏不在

魯今按經無諱義陳說非傳所及

三十一年魯其懼哉

傳見晉衰而魯懼以齊楚不足

與故是以有平丘之會

陳氏曰傳言晉衰之故咎在執政

毀也

陳氏曰傳言毀

與遇害同辭須數句乃用一字括之此是作書之體

乃築諸侯之館

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

時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反是

去疾奔齊

去疾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言罪之在也

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曰如是則父有罪予得而弑之也亂天地之性莫甚焉此固左氏不受經

蔽之其果立乎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為一邑服虔云延陵也州來

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為一但不知何以呼為延陵耳或延陵亦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

謀於邑則否

葉氏曰此

蓋因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者不達草創之義鑿為謀野之說猶誤承孔父正色立朝之言而謂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承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弟之言而謂秦鍼出奔車千乘傳承舊聞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

吾不信也

孔氏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

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註從史記也今按司馬遷

持為孔子作世家至書孔子生年乃不用二傳必他有

所據故杜令尹似君矣

孔氏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明年傳曰二

氏從之

蘇軾左氏傳補注

五

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以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七